

怀念亦是相见

文/罗亚文

清明的雨，似天垂泪；清明的风，如地低鸣。清明节，是中华民族的祭祀节，更是华夏儿女的怀念节，家家扶老携幼祭祀先人，怀念他们的关爱与呵护，感恩他们的辛劳与付出。

我的父亲已离开我们十一个年头了，但父亲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。

我的父亲，出生在贫寒的农村，在逆境中顽强拼搏，成年后更是奔波忙碌。

农村大集体时期，父亲勤学苦干，专挣吃苦耐劳的“大工分”，以一人之力，养活八口之家。家庭联产承包后，父亲创新发展，尝试多种经营，多次被评为乡里的种养殖专业户。

父亲虽生长在农村，眼界和格局却不同于很多村民。他不是山沟里的大树，至少也是山巅的劲草。大山是他伟岸的身躯，脚踏大地，头顶蓝天；日子是他柔韧的扁担，一头挑着太阳，一头挑着月亮；山泉是他涔涔的汗水，来于自然，浇灌心田；山路是他坎坷的征程，起于乡间，伸向远方；城市是他永远的梦想，辛劳一生，福泽后人。上世纪九十年代，父亲外出打工。后来，攒了些钱，开始做生意，便彻底改善了家庭的经济状况。在那些年头，农村大多数家庭让孩子早早辍学打工赚钱，父亲却排除万难，坚定送我和兄弟读书，这才有儿孙们今天的美好生活……

小时候，我喜欢缠着爸爸讲《水浒》《三国演义》的故事，幼小的心灵播下了“勇敢”的种子；稍长些，喜欢围在桌前听爸爸讲在外的见闻，小小的我有了“出去闯荡”的冲动；青春时期，曾误解过父亲的严苛，觉得这老头“不过如此”，我一定要超越他；结婚生子后，父亲来看孙子，因为太高兴而坐错了公交车，也曾“嫉妒”过爷孙俩的“隔代亲”……

养儿才知父母恩，我成为父亲后，才慢慢地理解和懂得我那可爱的老头。那时，我笔下的《父亲》是：孩童的时候，父亲是“黑脸”，几声大骂吓我发抖；青年的时候，父亲是“木讷”，一声长叹半壶老酒；中年的时候，父亲是“高山”，千秋不语，万壑无声……

少年不懂老父亲，懂得已经到中年。如今，子孙们都好了，而父亲却永远离开了我们，我深深地、深深地感恩父亲。

这些年，我常在怀念中重温父爱。情到深处，便以文字寄托哀思，曾写下《卜算子·怀念父亲》：

常向梦中逢，父爱依稀见。独坐追思双目空，泪雨潸然而。

养育廿年间，历历皆欢颜。今报儿孙慰九泉，恩重何由还？

怀念亦是相见，传承是最好的怀念。跪在父亲坟前，焚香叩首，凭吊哀思，阴阳隔空感念。

梨花雨泪，纸钱纷飞。袅袅青烟慢升腾，款款深情永相随。昔日欢颜再现眼前，美好记忆永存心间。但愿寰宇有天国，阴阳相望各安好。

跪拜父亲，不忘人生来路，不失清明心境，不负韶华流年。我好好地、好好地传承父亲的勤劳、担当与慈爱。

梦里的母亲，总在笑

文/汪万英

清明节将近，昨晚失眠，辗转凌晨四点多才沉沉睡去。一闭眼，便跌进了一场绵长的梦里。

我梦见了母亲。她梳着齐耳短发，乌黑发亮，皮肤白净，穿着红色碎花布衣衫，系着围裙在屋里忙前忙后，笑盈盈地招呼着客人。那笑容温柔柔柔的，眼角弯成月牙——是她年轻时的模样，浑身透着利落与精神，半点不见后来被病痛缠身的憔悴。灶台升腾着热气，混着米饭的清香，她在烟火里穿梭，让我几乎忘了，她已经离开我许久。

梦境忽然跳转。我站在几百米高的悬崖上，崖下河水清澈蜿蜒，河面上船只往来，船头有女子轻歌曼舞，宛若仙境。我慌忙掏出手机，想定格这份美好，可风大手抖，怎么也拍不稳。低头一看，自己竟戴着一副薄薄的手套。等我摘掉手套，那些船影、舞姿、仙雾，竟如轻烟般消散无踪。我有些失落，又转头望向对岸。雾霭中藏着一座古色古香的院落，雕梁画栋，美得不似人间。岸边琴声悠扬，古装女子翩跹起舞。我急忙取出相机，可按下快门的刹那，院落、佳人、琴声，尽数消失。这样的梦我做过不止一次了——每次举起镜头，美景就会消失，好像它们根本不属于这人间。

我忽然懂了：那或许是母亲如今居住的地方。凡间的镜头，终究装不下另一个世界的美好。

恍惚间，我又回到母亲身边，轻声说：“妈妈，我的手提包忘在悬崖上了。”她解下围裙，温柔应道：“我去帮你拿，是那个紫色的包吧，我知道地方。”话音刚落，她便飞身而去。不过片刻，她就拿着包回来了。我满心奇怪：“这么远的路，您怎么回来得这么快？”母亲笑着说：“现在的我，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。”

是了。母亲早已去往另一个世界，她不再是被病痛束缚的凡人，而是成了自在的仙。可她依旧记得我，记得我的小提包，记得她牵挂的孩子。

梦醒时天已大亮，窗外鸟鸣清脆，空气里裹着雨后泥土的清甜。我这才猛然想起：清明将近。是不是母亲想我了，才托梦与我相见？

以往梦见逝去的亲人，他们总是沉默相望，唯有这一次，母亲轻声细语，身姿轻盈，真如仙子一般。老话说，梦见故人说话，天便会放晴。果然，连日的大雨停歇，暖阳温柔洒落，不燥不烈——像极了母亲的笑容，也像她藏在时光里的爱。

我买了父亲爱吃的红糖馒头去看他。他正煮着饺子，见我到来，赶忙盛了一碗。看着父亲独自生活的模样，我心中泛起酸涩，问他是否习惯，劝他随我去石柱生活，他依旧固执：“我哪里都不去，就守在西沱。”

饭后父亲指着墙上母亲的照片：“我每次接水漱口，都看见你妈妈在对我笑。”父亲说着，脸上浮起一层淡淡的温柔。我心头一动——母亲那笑容，和我梦里的模样一模一样。

父亲轻叹：“你母亲这一生受了太多苦，这些年辗转忠县、石柱、万州等地看病，终究没能留住。”

我安慰他：“我在梦里见到母亲过得很好，她已成仙，再无病痛牵绊。”

父亲说，他也常梦见母亲，只是她总远远看着，不曾言语。

过几日便是清明。母亲，我会去看您，我们都会去看您。窗外的阳光轻柔温暖，像极了母亲轻抚我额头的手。年少时总觉得岁月悠长，母亲会陪伴无数时光，如今才懂，有些美好稍纵即逝。妈妈，我知道，您已在仙境安好。可我，还是很想您。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）

先祖田应璋传奇

文/田太华

“著手便生春，艺精扁鹊；望碑则堕泪，德并羊公。”这副对联，镌刻在湖广大江里田氏祖莹的墓碑之上。

上联赞其医术之精，如扁鹊再世；下联颂其德行之高，可比肩羊祜。墓碑上的对联，历经风雨侵蚀，字迹虽已斑驳，却依然矗立在那里，向后人诉说着一个平凡人的不平凡人生。

至今，湖广之地有一处名叫大江里的地方，大江里的老人们，还会经常在院坝里摇着蒲扇，向后辈们讲述墓主田应璋（我的第六代祖先）的故事：“当年啊，我们这里出了一个善人，是我们的老祖祖，名字叫应璋，号美贤。他的医术啊，那真是伸手便生春；他的德行啊，那真是望碑而堕泪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清风拂过院坝，微微作响，仿佛也在为这位“万家生佛”轻轻叹息。

在清嘉庆、道光年间，大江里有个男子叫田应璋，田应璋自幼在父亲田兴发的严格管教下，饱读诗书。田应璋后与名门望族再正印的长女成婚。夫妻二人育有三子一女。

田应璋一生为人所称道者甚多，但最让人感佩的，是他的孝心。冬天里，他早早地为父母备好炭火，将被褥晒得松软暖和；夏天时，他亲手为父母打扇驱蚊，用井水擦拭凉席。他的父母高寿，双双活到了九十多岁。

田应璋一生除了孝行感人之外，还有一事最让人称道——行医济世。田应璋家祖传医术，他学得一手好医术，尤其擅长治疗疑难杂症。他的医道有一个最大的特点——不论贫富，一视同仁；不畏寒暑，有求必应；不索谢资，分文不取。这个规矩，他坚守了一辈子。翻山越岭，涉水过河，从不推辞。

有一年冬天，大雪封山，邻村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突发急症，高烧不退，昏迷不醒。孩子的父亲顶风冒雪赶来求救，田应璋二话不说，背起药箱就往外走。

妻子拦住他：“外面雪那么大，路都看不清，你去了怎么回来？”

田应璋回头看了妻子一眼，语气平静却坚定：“一条命等着我呢，回不回来是后话，去不去是良心。”

那一夜，他踏着齐膝深的积雪，翻过一道山梁，赶到病人家中。他给孩子扎针灌药，守了整整一夜。

天快亮的时候，孩子的烧退了，睁开眼睛，唤了一声“爹”。

田应璋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揉揉酸涩的眼睛，又踏着积雪往回走。到家时，他的靴子里全是雪水，脚冻得通红，嘴唇发紫。妻子心疼得直掉泪，他却笑着说：“孩子救回来了，值了。”

这件事传开后，乡里人更加敬重他。乡里人给他起了个雅号，叫做“万家生佛”——意思是说，他就像一尊活佛，救人疾苦。

田应璋的名声越传越远，渐渐传到了县城里。彼时大江里三路溪有一位在彭水卸任的知县，姓杜，名申甫，人称杜解元。这位杜公曾在朝为官，后来解甲归田，回到故乡养老。他为人正直，学问渊博，在乡里很有威望。

杜公年事渐高，身上患了一种奇疾，遍访名医，久治不愈。有人向他推荐了田应璋。杜公半信半疑，派人来请田应璋。

田应璋二话不说，背起药箱骑马便去。到了杜府，田应璋不卑不亢，拱手行礼。杜公打量他一眼，只见此人虽然穿着朴素，却气度不凡，目光清正，心中先有几分好感。

田应璋坐下来，为杜公诊脉。他闭目凝神，三指搭在杜公腕上，良久不语。诊完之后，他微微一笑，将杜公的病情和病因说得清清楚楚，分毫不差。

此后，田应璋每隔几日便来杜府为杜公诊治。他开的药方看似平常，却恰到好处。几剂药下去，杜公的病情大为好转。杜公对他愈加敬重，两人渐渐成了忘年之交。

杜公的夫人覃氏，也是个贤淑通达之人。她见田应璋为人诚恳，医术高明，心中十分敬佩。后来，覃氏竟将自己的一个侄儿寄在田应璋膝下，认了干亲，两家往来密切。

这件事在大江里三路溪传为美谈，人们都说：“田应璋这个人，真是有德行，连知县大人都愿意与他结交。”

田应璋晚年，每日清晨起来，先在院子里打一套拳脚，活动筋骨。早饭之后，或在田间走走，看看庄稼长势，或在家中小坐，给上门求诊的人看病。他行医一直坚持到生命的最后时刻。即便在去世前几个月，他仍然颤颤巍巍地为他人诊脉开方。有人劝他歇息，他说：“人家求上门来，是信任我。我还能动，就不能让人家失望。”

光绪年间，皓背之年的田应璋寿终正寝。消息传出，大江里方圆数十里的百姓无不悲痛。出殡那天，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，队伍排了长长几里路……

田应璋的故事，在大江里一带流传了很久很久。后人提起他，总是说：“那就是我们这里的‘万家生佛’啊！”

作为田应璋的第六辈后代，我唯有将这个故事写下来，让更多人知道：在大江里，曾经有过这样一位仁善的医者，他是我的老祖祖。（作者系重庆市酉阳县作家协会会员）